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大漠心印

吳海貝

從未去過敦煌的人，往往對敦煌有著最完整的想像。多年來，敦煌對我而言不只是一座城，更像一個夢境，所有意象如同種子埋在心裡，慢慢長成一片風景。

列車向西，華北的田疇漸成黃土溝壑。過了蘭州，綠色愈發稀疏，大地呈現出乾燥的焦黃。鄰座是一位研究敦煌樂舞圖像的年輕學者，第三次前往。他展開唐代《觀無量壽經變》複印件，輕點畫中琵琶伎的手指：「這個指法叫『掃弦』，今天新疆的維吾爾樂師還在用。」穿越千年的指尖讓我感到時間失去了線性，唐朝與現代在某個維度上重疊了。他說，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咽喉，文明的十字路口，敦煌便是這路口的燈塔。

黃昏時在柳園換乘大巴，駛上215國道。瀝青公路筆直伸向地平線，兩旁是礫石戈壁，偶爾點綴駱駝刺。天空極高極遠，太陽沉落時黑暗從東邊湧來，片刻吞噬整片天空。在這極簡的景觀中，任何動靜都被放大。

敦煌城被沙漠緊緊包圍，客棧四合院裡葡萄籐爬滿架子。老闆泡了枸杞茶叮

囑：「明天去莫高窟要早起，七點出發，避開人流。」躺在炕上，窗外風聲捲著沙粒，腦海裡浮現出幽深洞窟與無名畫工的身影，在如此偏遠的荒漠中，他們如何創造出這般輝煌？

車到莫高窟時，太陽剛剛升起。陽光斜射在崖壁，把九層樓染得金黃。這座木結構建築是莫高窟的標誌，裡面供奉著第96窟的彌勒大佛，高35.5米，是中國第三大佛。從遠處看，九層樓像一隻展翅欲飛的大鵬，又像一頂莊嚴的冠冕，戴在大地的額頭上。

但我沒有先去九層樓，而是走向了陳列中心，那裡的復原窟可以近距離觀看。第45窟是盛唐代表，正壁龕內佛陀安詳，阿難俊秀，迦葉持重，菩薩豐腴，天王威武，所有塑像與壁畫渾然一體。我站在那裡，久久無法移步。以前在畫冊上看過這個窟的照片，但平面的圖像無法傳達立體的震撼。

身後忽然響起聲音，是火車上遇見的學者，他邀我同去第254窟做記錄。窟內很暗，手電照亮南壁《薩埵太子捨身飼

虎圖》時，我愣住了，太子橫臥，三虎啃食，他臉上卻帶著近乎喜悅的平靜。北魏的畫作，色彩交織成殘酷又神聖的交響。學者說：「畫這幅畫的人，一定深深理解什麼是『捨』。不只是捨身，更是捨我。」太子的眼睛半睜半閉，細微的白粉讓眼神活了起來，我從那裡面看到了慈悲。歷史在這裡層疊，北魏上覆唐代，唐代上覆宋代，莫高窟是用石頭、泥土、顏料和信仰寫成的史書。

莫高窟前曾有大泉河，如今乾涸，河床佈滿礫石，蘆葦白茫茫一片。我忽然想起常書鴻，當年他在巴黎看到《敦煌圖錄》，毅然回國，帶著妻女住在破廟，修門窗，清積沙，臨摹壁畫。妻子離去後，他獨自守著石窟。他在自傳中寫道：「薩埵那太子可以捨身飼虎，我為什麼不能捨棄一切而侍奉這座偉大的藝術寶庫？」侍奉，這個詞在敦煌有特殊份量，侍奉的不只是壁畫，更是一種文明在極端環境下依然綻放的精神。

下午去月牙泉。鳴沙山連綿，沙粒在傳說中是古代軍隊的吶喊。月牙泉靜臥沙

山環抱中，碧綠清澈，水草搖曳，四周蘆葦叢生，鳴月閣飛簷翹角在沙漠中既突兀又和諧。登上閣樓，月牙泉鑲嵌在金色沙盤裡，沙脊起伏如浪。在無邊的荒涼中，一點水的存在就是生命的宣言。我坐在泉邊想寫點什麼，筆卻懸在空中，有些美拒絕被描述，只需被感受。它在這裡存在了千百年，見證商隊、僧侶、詩人、遊客，它不說話，卻什麼都知道。暮色降臨，管理員催促離開，回首最後一眼，月牙泉已沉入暮色，只有鳴月閣如劍守護著沙漠的心臟。離開那天清晨又去莫高窟。遊人未至，我在第16窟旁停下，旁邊第17窟就是藏經洞。1900年王圓箎在此發現五萬多件文物，敦煌從此名揚世界，但隨之而來的是掠奪與流散。陳寅恪說：「敦煌者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。」傷心之外，一代代敦煌人從各地來到這片荒漠，一待就是一輩子。第254窟的薩埵太子已給出答案，有些東西值得用生命守護。

回市區途中，在白馬塔停步。這座樸素殘破的磚塔為紀念鳩摩羅什的白馬而建。公元382年他從龜茲來敦煌，後去長安譯出《金剛經》等佛經，影響千年。歷史從來不是高高在上，它與日常生活混在一起。

傍晚坐車回柳園，夕陽染紅戈壁。來時是期待，歸時是充盈。車過漢代烽燧遺址，烽火不再，駝鈴依舊。有些消失了，有些留了下來。三天雖短，卻像經歷了三年。敦煌的遼闊不僅在空間，更在時間，在這裡，一千年不再只是抽象的數字。

凝望暮色中的山河

惠軍明

天邊兒暮色垂落，我立在風裡，久久望著遠方。最後那點夕陽，落在山川河流上，餘暉映照著山川河流。

依稀看到些模糊影子，慢慢的那些影子有了輪廓。無數峰巒漸漸顯出真容，讓人心生共鳴。那些山，有的雄偉高峻，有的清秀柔和，有的險峻陡峭，有的平緩舒展。無數河流，條條蜿蜒，穿峽谷，越平原，流向更遠的地方。

這些山河見過滄海桑田，王朝更替，悲歡離合，草木榮枯。多少人曾在山腳仰望，多少船曾在江河漂流，多少分合喜樂，都留在山河之間。山沉默佇立，水不息流淌，回應著歲月的變遷，在大地上留下了歲月的痕跡。

看著它們，我忽覺渺小。人這一生，在時空裡不過一瞬，山河卻近乎永恆。它們經歷寒暑更替，日月輪轉，風雪雷電裡始終佇立。山脊展現出力量，河道孕育著生機。它們形態各異，脾氣也不同，都有其獨特氣質。

泰山靜立，一身厚重歷史，山脊沉穩莊嚴，岩石間寫滿帝王封禪的痕跡；黃河水濁，氣勢磅礴，每一次奔騰都顯示一往無前的力量；長江浩蕩，奔流不息，養育兩岸的土地與人家；華山懸崖峭壁，望之令人生畏；西湖水波溫潤，煙柳橋影裡滿是詩意；崑崙高遠，雪峰連綿，充滿高潔和神秘。它們的脾氣樣貌各不相同，卻一道成了這土地的底色。雄奇和秀美，蒼涼和豐饒，剛健和溫柔，有了它們，山河才豐滿。

望著這片山河，人們心中便有了一種持久堅定的東西。它們不喧嘩，不張揚，不憑一時熱烈證明自己，就在那裡長久堅守。山教人沉穩和擔當，水教人向前不息。天地的遼闊給人以啟發，讓每個願意思考的人，都能有所感悟。

遙望山川河流，心慢慢靜下來。那些日常的浮躁、狹隘和疲憊，在傍晚的山河面前，好像都一點點溜走了。人不能總困在瑣事裡，也不能讓心蒙塵。站在遼闊的大地上，我們便重新想起自己從哪兒來，想起那些讓我們撐到今天的堅韌、勤勞和深情。

「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？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。」再望向遠方，望向沉默的山和不息的水，便更能理解這份感情。它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讚美，而是發自內心的眷戀，是讓人珍惜這片土地並繼續前行的力量。

暮色更深，山河的輪廓融入蒼茫，心裡的提醒卻愈發清晰。山河靜默安定，是在提醒人們記住這土地的份量，也記住自己該走的方向。只要山河仍在，心中的信念就不會消失。只要還懂得仰望與熱愛，前行的腳步便會更從容，更有力。

時序輪轉，暑氣漸斂，立秋踩著夏秋交替的節拍如約而至，它是萬物由繁茂生長轉向收斂成熟的分界點。立秋的民俗食俗，是農耕文明鮮活的註腳，是古人順應天時、調養身心、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學。一口時令甜食，一幕人間煙火，讓季節交替有了味覺記憶與儀式感。

夏日萬物肆意生長、蓬勃舒展，到了立秋，草木結果孕實，生靈收斂躁動，大地積蓄豐盈，靜待秋收。古人將立秋劃為三候：一候涼風至，二候白露降，三候寒蟬鳴。零星秋雨灑落，消解塵世燥熱，天地清透澄澈，煙火三餐有了順應時節的新滋味。

文人喜愛立秋景致，將初秋風物、民間食俗落筆成詩。那些詩文，描摹山河秋景，記錄節氣生活，把啃瓜、食補、秋收的煙火日常，化作清雅筆墨，讓立秋食俗兼具煙火溫度與人文風雅。

南宋詩人范成大的《立秋二絕（其二）》，收錄立秋經典食俗，煙火氣十足。「折枝楸葉起園瓜，赤豆如珠咽井花。」勾勒出立秋迎秋의 鮮活場景。立秋折楸葉、食園瓜，是民間沿襲已久的啃秋習俗，人們咬下清甜果肉，告別盛夏暑氣，迎接秋涼新生。詩中提及的赤小豆食俗，是古人的節氣養生之道，暑夏濕氣淤積體內，立秋食用赤小豆、飲清冽井水，可清熱祛濕、清心安神，消解夏日積燥。詩人以尋常飲食入詩，借節物抒心懷，在順應時序的日常裡，活出恬淡豁達的生活姿態。

齊己、張耒等諸多文人，皆以筆墨記錄過秋日蔬食風物。唐代詩僧齊己《新秋》中「甕香禾半熟」的田園盛景，為立秋食補奠定了豐盈的物質根基，秋收將至，蔬果豐茂，人們得以取時令鮮物滋養身心。北宋文學家張耒寫的《秋蔬》，細數秋日園蔬的鮮美，韭菜、蕪菁、嫩筍、萵苣次第成熟，清淡蔬食勝過珍饈，古人

安于煙火、惜食知味。

立秋民俗啃秋，也作咬秋。歷經盛夏酷暑，人們盼秋、迎秋，以一口清甜瓜果，散散餘熱、鎖住秋涼，用樸素的儀式，完成夏秋的自然交接。一口時令鮮甜，承載著百姓對清涼秋日的美好期許。

西瓜汁水充盈、清甜爽口，性涼潤燥，恰好適配立秋時節的氣候特點。夏秋交替之際，暑氣未消，秋燥初生，適量食用新鮮西瓜，可清熱生津、消解積燥，驅散體內淤積的暑氣，為燥熱的身心帶去舒緩慰藉。民間素有「立秋啃秋瓜，不勞醫生把藥抓」的俗語。

除了西瓜，各地啃秋的時令食材豐富多樣。華北地區偏愛秋桃、甜瓜，果香清甜，溫潤適口，適配初秋體質。江南一帶多食菱角、嫩藕，水生清味潤燥生津，中和初秋乾燥氣候。

古時啃秋，是農人的豐收期許，孩童奔跑田間，啃食瓜果，嬉戲田間，寓意圍住金秋，盼求豐收。如今物流通達，各地優質瓜果齊聚市井，讓現代人依舊能守住這份節氣儀式，在一口清甜裡，感知時序流轉，安放尋常歡喜。

民間自古流傳「夏無病三分虛」的說法，這也是立秋貼秋膘習俗的由來。盛夏高溫悶熱，人體陽氣浮于體表，脾胃運化減弱，食慾寡淡，出汗頻繁，氣血與體力持續消耗，民間將此狀態稱作苦夏。步入立秋，人體脾胃功能逐漸恢復，此時進補，可彌補夏日身體虧空。

貼秋膘的習俗，在清代《京都風俗志》中有明確記載。古時百姓生活物資匱乏，夏日飲食清淡寡味，立秋便以肉食進補，肉食富含蛋白質與養分，能夠滋養脾胃、補益氣血。北方地區尤為盛行貼秋膘，立秋當日，家家戶戶燉煮肉食、烹製佳餚。

歲月流轉，貼秋膘與時俱進。現代生活物資充裕，日常飲食營養充足，無需

想起上大學那會兒，和幾個同學來河邊遊玩。一位同學指著河水說，你看這水，從青藏高原一路滾下來，帶著雪水和泥沙，像一條泥龍。我們幾個人的影子並排落在河灘上，被斜陽拉得又長又淡。我忽然覺得，蘭州人的脾性大概就被黃河泡出來的，敦厚，執拗。那種脾性沉在河水的影子裡，看不見，卻摸得著，像冬天河面薄冰下的活不見。

白塔山綠得厚重，皋蘭山綠得鮮亮，兩座山的影子夾著河水，像一壺溫過的老酒。一百年前，羊皮筏子從這裡撐到寧夏，筏子客的號子聲壓過浪頭，筏子客的影子在水面上晃蕩，比命還輕，比日子還重。四十多年前，兩岸的廠房把煙囪伸向天空，煙囪的影子斜斜地戳進水裡。如今筏子換了活法，坐的都是遊人，廠房退了，只留下河水還在一刻不停地奔流。

從河灘走上来，坐在木椅上歇腳。刷手機看到有人發青海黃河上游的照片，水是清的，藍綠藍綠的。那些碧藍是黃河的少女時代，渾黃才是走了千里後的樣子，像走了長路的人，臉上帶風霜，眼裡沉著見識。那些見識就是影子，一層一層疊在水裡，每一層都透出光來。

陽光斜斜地打在河面上，像碎金子撒了一河，波紋一浪推一浪，那層金黃色散了又聚。碎金也是影子，雲影、光斑和山色攪在一起，被水流揉成了一河的零亂。

效仿古人暴飲暴食、厚賦進補。當代立秋食補，講究溫潤適度、清補兼顧，摒棄重油重膩的厚重吃法，優選瘦肉、鴨肉、魚蝦等優質蛋白，搭配雜糧、時蔬，清淡滋養。

民間素有「立夏栽茄子，立秋吃茄子」的諺語，立秋茄子鮮嫩軟糯、口感好，有著「立秋茄子賽人參」的美譽。新鮮茄子洗淨整段蒸煮，保留食材本味與營養，蒸熟後撕成細條，淋上生抽、香油、蒜泥調製的料汁，清爽不膩、鮮香適口，最大程度保留茄子的潤燥功效。

初秋的時令鮮果，亦是潤燥養生的佳品。秋桃正值最佳賞味期，果肉脆甜、果香濃郁，富含維生素，清甜解燥、滋養身心。雪梨、銀耳、百合堪稱秋日潤燥三寶，三者搭配慢火熬粥，可緩解秋燥引發的口乾舌燥、咽喉乾澀，撫平夏日積攢的身心煩躁。

唐宋以來，民間便有立秋服食赤小豆的古老習俗。據《歲時廣記》等文獻記載，立秋日取七至十四粒赤小豆，搭配井水空腹吞服，可規避秋季痢疾、遠離時令病痛。

喝立秋水，每逢立秋時刻，飲一杯清冽井水，民俗認為可滌蕩夏日積暑、疏通脾胃濁氣，讓秋季遠離腹脹、腹瀉等不適。

立秋吃清涼糕。以蕃薯澱粉熬製成膏，靜置冷凝成溫潤剔透的糕體，切塊後撒上白糖、淋上米醋、拌入薄荷，酸甜爽口、清涼沁脾。

初秋燥熱未消，食用清涼糕可開胃解膩、清熱祛暑，驅散週身煩悶。立秋多食龍眼，龍眼又名福圓，恰逢盛產期，果肉飽滿、甘甜溫潤，民間以此祈福，盼闔家有福、子嗣順遂。

一口啃秋的清甜，一碟秋蔬的鮮潤，一鍋溫補的秋食，讓我們感知時序流轉，敬畏自然饋贈，靜待秋實豐盈。

一個孩子舉著手機喊，河水在發光。我側頭看他的屏幕，只有一片晃動的亮影，薄得沒重量，卻把一整條黃河的渾厚收進了方框裡。

蘭州的黃河，沒有碧波蕩漾，沒有清澈見底，它就這麼渾渾厚厚地淌著，把今天的光影揉進昨天的浪裡。渾黃是它走過太多歲月的印記。抗戰時車輪碾過鐵橋，橋影、車影和人影攪進渾黃的浪裡，沉沉的。改革開放後河邊擺過夜市，燈火和人的影落在水面上，晃了三十年。它什麼都知道，卻什麼都不說，只是把這一切一層一層疊進河底的泥沙裡。那些泥沙就是它的影子，厚得托住一座城，沉得壓住幾百年的風。

天色漸晚，暑氣淡了些，河風裡有了涼意。白塔山上亮起燈火，燈影鋪在水面上，紅的、黃的、白的，被波浪掰碎又拼起來，像星星倒進了河裡，順著水流拖出長長的尾影。

回頭看，山影、橋影、燈影，都是黃河的影子。影子裡有山，有城，有我，有霍去病馬蹄騰起的水花，有左宗棠抬頭望見的月亮，有筏子客唱了一半的號子，有那些走遠的人和事。河水把他們的影子收進自己的影子裡，一層蓋一層，舊的沉在底下，新的浮在上面，像河底的泥沙增厚。那些影子不會散，在每一朵浪花裡活著，在每一個看河的人眼裡重新亮起來。

